

关心下一代
教育好孩子
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一个缝补匠的育儿经

敬东东

我家附近的街上有一家小店。店主经营的内容比较杂:修改衣服、加工床上用品、配锁匙、维修小家电、打字复印。但是,她的主要生意还是为当地居民缝缝补补,因此,姑且称之为“缝补匠”。

一个小店主经营的业务跨度这么大,而且是个女人,让人称奇。但更让人佩服的不是她这些多方面的谋生本领,而是她自成一体的朴素的育儿经。每当她说及儿子,她那写满沧桑的脸上就布满了阳光。她说儿子从小勤奋好学,乖巧懂事,现已大学毕业,在广东一公司上班,但他并不满足现状,还考虑研究生。

她的老家在邵阳西部的一个偏远农村,为了更好地教育儿子,她便将儿子带到县城读最好的小学,自己则在县城打工维持生计。在儿子要读初中时,她觉得应该到更好的地方去上中学,便把儿子先后带到武冈市和长沙市参加招生考试,都被录取了。但最后,她选择了邵阳市。她觉得邵东的教育不错,而且邵东人口多,生意好做,住房也不贵。于是,她就将儿子送到邵东一所民办中学读书。她一边陪读,一边搞修补生意。为了儿子读书,她也是够拼了,让人不禁想起“孟母三迁”。

她搞多种经营,目的无非是多赚些钱。她在做生意之余,一有时间就学习。为了修小型电机,她买来电机,拆了又装,装了又拆。配锁匙也是她无师自通捣鼓出来的本领。她每天都很忙,很充实。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儿子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。

儿子很小的时候,她有时教他识字写字,一教便会。于是在儿子4岁的时候,连幼儿园都未进过,她便送他上小学一年级,老师不肯收。她就让儿子坐到教室最后面当旁听生。结果,她儿子在期末考试中考了全班第一名。晚上有时间她就教儿子看书,慢慢地儿子爱上了阅读。班主任看他好上进,尊敬老师,友爱同学,很喜欢他,把家里的书都借给他看了个遍。他的家庭作业从不要家长督促和检查,总是独立认真完成。有句话叫作“师傅领进门,修行在个人”。将儿子引导进入学校大门后,她就很少操心了。

有一次,她为儿子去送雨伞。结果儿子在学校见到她后却说:“妈妈,我在学校里遇到的事,我自己能想办法解决,你就不用为我操心了。我可以向别人借伞,也可以和同学共伞回来,还可以沿着屋檐边走回家,不会让雨淋着。”从那以后,儿子在学校有什么事,都是他自己处理,包括和同学闹矛盾等。后来,儿子参加高考,填志愿,到城里上大学,在大学做各种勤工俭学的工作,都不要她操心。就连儿子在哪所大学读书,她都是后来才知道的。儿子读初中时,她因为忙于开小店,没有时间做饭。她儿子就跑到街边小饭店,看人家怎么做菜做饭,然后回家自己做饭做菜,吃完后还送饭给妈妈吃。寒暑假,儿子回家会主动承担各种家务,包括做饭菜洗衣服等。自从儿子上大学后,就没有向她要过钱。

(敬东东,任职于邵阳市政协)

“蜘蛛人”老陈

孙必武

前的还是这样一位人物。我问他,既然你是老板,为什么还亲自来洗呀?他说:“什么老板?我只是一个撑头的而已,我的员工都是老乡,大家不是亲戚就是朋友,有什么老板员工的区别呢?再说他们也忙不过来,我总得帮忙的。”

我呢,俨然成了他的“跟屁虫”,他洗厨房,我跟到厨房,洗厕所,我跟到厕所。当他洗卧室外墙时,穿过卧室窗户看到了我书柜里满满的书籍,不无羡慕地说:“你们当老师的就是不一样,这么多的书。”停了停他又说,他女儿最喜欢看书了。我问他女儿读几年级,他说读初二。说起女儿,他一脸自豪。他说之前女儿一直在老家读书,成绩不是很好,就把女儿接到广州来读书。之后,他们按揭买了房子,把女儿送进了公立学校。女儿很争气,在这边读书成绩越来越好。我看到了老陈脸上的笑容,那是一种非常满足的笑容。

“不简单啊老陈!”我由衷地赞叹。

“嗯,是挺不容易的。”他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,“现在,儿子也快上幼儿园了。我老婆说等儿子上小学了,就把我母亲接来照顾两个孩子,她好去上班。她觉得现在的房子窄了,又想买一个大点的房子。”停了停,他不无骄傲地告诉我:“房子贷款早两年就还清了。我们再做两三年,买套大一点的,到时就方便了。”

太阳透过窗户射在我卧室的墙上。他的影子在书柜上跃动,就像一个跳动的音符,正在演奏着一首“命运进行曲”。

临了,结账时他执意要打八折。我说老乡归老乡,一码是一码,大家都不容易,坚

持给他全款。他一再推让,最终还是给我打了九折又抹掉了零头。我呢,和他互加了微信后,又特意从书柜里选出了一套儿童文学作品集子送给他女儿,这下他没有推辞。他的双手在裤腿上搓了又搓,郑重地接过书,嘴里不停地说着这多不好意思啊、该怎么谢你呢,好像受了我多大的恩惠似的。我说只要孩子喜欢看,随时可以来拿。

就这样,他千恩万谢地告辞了。其实是我应该感谢他才对,他不仅给了我们一个干净明亮的家,更让我有幸遇见了一位不屈服于命运的“大侠”老乡。我站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,仿佛看到了老陈一家搬进新居的喜悦场面。

除夕前两天,我收到了老陈发来的信息:“孙老师,谢谢您的书,我女儿非常开心。她再三嘱咐我,要替她谢谢这位送书给她的伯伯,她说看完了还要到您那里去借。”

“随时欢迎!”我觉得还未尽意,又追加了一条,“心中有梦想,日子有奔头!加油,老陈!”

他立马回复了一个憨笑的表情。一如他站在我面前,露出憨憨的笑容的样子。

(孙必武,邵阳市作协会员)



崑山风光

郑国华

摄

◆岁月回眸

一个人的村庄

唐国建

月亮还来不及躲到山的背后,太阳就红着脸探出头来。光束穿过后山的树林,透过丝绸般的晨雾,像灰色蚂蚱的触角,匍匐在父亲的脚下。父亲高高扬起锄头,让光亮的锄刃深深地扎进黑色柔软的土里,翻过来,把土拍碎。把阳光埋进地里,也埋进自己的心底。不远处,池水与蓝天对视,呈现一样的颜色。树枝上的翠鸟,穿着漂亮的花衣裳,一动不动地盯着水面。它想赶上秋天的最后一班车,带上一条肥鱼奔赴下一个驿站。

消龙山,是我出生的地方。阳光从不吝惜在这片土地上铺展、游荡或逡巡,甚至躺在地里酣睡。饱含阳光的土发黑,松软。父亲说,这么好的地荒了太可惜。父亲快八十时,还坚持种地。收成最多的一年,苞谷收了五千公斤(父亲说的,估计有水分)。苞谷金灿灿的,像一个个小太阳,晃眼。黄澄澄的稻谷挤在金属粮仓里。父亲用双手虔诚地掏上一捧,稻谷干梭梭的,从指缝间流走,一起流走的还有一年的辛劳。喜悦,翻越父亲脸上的重重皱纹,荡漾开去。父亲好强,如今八十四了,依然如此。

我喜欢在阳光流淌的日子回老家,听父亲翻阅以前的往事。父亲健谈,与我在一起时,不会放过任何“演讲”的机会。譬如在

洪江带领二三百人修森林铁路,进度名列前茅;参加过县里的党培训班,是重点培养对象;当过生产队队长,让大家吃了饱饭……桩桩件件,像翻阅经典名著一样,不知被父亲翻了多少遍。二伯仙逝前,常坐在屋檐下,他一笑,就露出黑黄的牙齿。他说:“你爸一张口,就晓得他要说什么。他那些陈芝麻烂谷子,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。”

人老了,容易掉进往事的泥潭。父亲把一半留给往事,乐此不疲;一半给了今天,看电视、养鸡、种菜、赶场……

父亲把优点给了大哥,也把晚年的生活一点一点地复制给大哥。

土鸡在门前觅食,追逐。麻鸭被绿网围着,它们的主食是苞谷和青菜。苞谷是刚晒干的,还带着太阳的余温。它们吃饱了,喝够水,再眯瞪一会。大哥把三五只羊赶进屋旁的树林里,天黑时才唤回来。黑羊贪玩,灰羊贪吃,白羊爱闹,咩咩地哼着歌,没完没了。

前些年,大哥从广东回来,盖了两层楼房,里外精装修。仿佛打了几十年的工,就是为了有个像样的窝。村里的人都在同一条路上奔跑——年轻的时候出去打工,攒够了钱盖房,等老了,就回到村里。村庄,仿佛是一个人的村庄。如今,楼房多了,村里

却只剩下像父亲一样的老人和未上学的小孩,还有像大哥一样的下一批老人。

大哥说,叶落了,要归根,从哪儿走出去,还得回到哪儿。即使人不回来,心会回来。我常回家,回到我出发的地方。我在寻找,究竟寻找什么,我说不上来。我晓得,我所寻找的在故乡的泥土里,在我心灵的深处。

二哥在贵州打工多年,听说退休后要回来,要大哥给他装修房子。我看到了二哥即将跟在大哥的后面,走在父亲走过的路上,一点点地继承或复制父亲的晚年生活。

一次,我离家前,父亲搬出他发明的捕鼠器,要我欣赏。父亲脸上洋溢着喜悦和得意,像个孩子似的。捕鼠器很简单,在一只大塑料桶的桶口蒙一块薄膜,薄膜上放上少许米饭,桶里盛十公分深的水。老鼠一上去,就会扑通掉进水里。我佩服父亲这个岁数了,还能有这样的点子。父亲说,屋里的老鼠被他捉完了。可是没一会,一个拇指大的老鼠溜了出来,快速穿过堂屋。父亲见了,讪笑道,咋还剩一个呢?

自从水泥路来到屋门前,送别就从先前的村口挪到了家门口。出村的路像蛇一样蜿蜒。过村口后的第一个拐弯处,我习惯性地停车回头张望,回望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。我发现,有个人站在村口的路上,浸染在金色的夕阳里,那是父亲。由于有点远,我看不清父亲的面容和表情,那表情或许微笑,或许落寞。

而我,眼睛有点发涩,视线变得模糊。(唐国建,武冈市作协会员)

◆六岭杂谈

野菊花枕

林日新

前段时间,因诸多生活琐事,心中很烦躁,我连续失眠两周。妻子很着急,打电话向我做了七十年土郎

中的老父求助。一周后,老父便让村里一个学生带来一个小小的枕头,说是“野菊花枕”。我接过它,发现它轻得超乎寻常。我知道这是老父老母用纯干的野菊花填充的枕头,里面没有一点叶和茎的。顿时,我的手有点发抖,眼睛有点火热。为了不让学生发觉我的失态,我赶忙把脸紧贴枕头,贪婪地吸取那野菊花特有的清香。心儿则伴随峰山脉,落在那飘着白云的故乡——青石湾。

青石湾是资江支流蓼水河上的一个水湾。那里山高水寒,山岭特多,溪涧特多,岭上不长什么珍贵树木,溪涧除了长满荆棘和灌木,还长着许多野菊花。霜降节时,百花早已凋零,它便悄然开出许多金黄的花

来,像无数的小向日葵,把整个山野都映照得金碧辉煌,生机盎然。微风吹拂,淡淡的药香便弥漫开去,传得很远很远,让人心旷神怡,愉悦无比。

青石湾虽属偏僻山壤,山里人大多没读几天书,挂牌当郎中的屈指可数。不过,大多数人对药草认识不少。一到深秋,不少人家就提篮背篓来到山涧旁摘野菊花。回家后,将野菊花倒入大箩筐里,放到阁楼上晒着。我小时候,父亲常带我到青石湾去摘野菊花。野菊花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,头状花序的外形与菊花相似,呈类球形,棕黄色。野菊花性微寒,具疏散风热、消肿解毒之功效,入药历史悠久。

当晚睡前,妻子细心地把野菊花枕放进我的枕套里,并为我祈祷。霎时,我的眼泪又上来了。因为,这个轻轻的野菊花枕实在太沉重了。(林日新,武冈人,湖南省作协会员)

